

清華簡文本復原

——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一、二輯為例^{*}

李均明 趙桂芳

狹義的文本指由書寫(或印刷等)而固定下來的任何話語,是語言的實際運用形態。文本通常具備載體、符號、內容三個要素。清華簡是戰國末期產生的文本,其形態為竹質墨書寫本。由於年代久遠及出土後經過輾轉流傳,其文本狀態已有較大的變化,因而只有經過科學的分析復原,才能恢復其本來面貌(主要是內容的復原,不可能完全恢復)。我們對清華簡進行文本復原的主要過程包括:載體保護、符號顯示、內容識別三個方面。

一、載體的保護

載體是文本的物質基礎。清華簡的載體為竹簡,竹質為剛竹,處於飽水狀態,總數約 2 500 枚,合完整簡約 1 700 余支。入藏前原持有者將數十枚簡捆成一束,用保鮮膜包裹,小部分用新竹片做托板,把竹簡置於其上,然後也用保鮮膜包裹。竹簡色澤普遍較深,呈暗褐色,有些簡表面有白色黴點,其水溶液有異味。入藏後,我們採取的首要措施是拆封及檢測。拆解繩索及保鮮膜後,以每束為單元置於一個不銹鋼容器中,加蒸餾水浸泡,對其浸泡液進行檢測。發現部分竹簡表面有黴菌活體,水樣中有較多磷酸根離子,Cl⁻濃度也較大,這些因素對竹簡都有較大的降解破壞作用。我們隨時採取相應的清污、去黴、殺菌處理:多次更換蒸餾水,使水中 P、Cl⁻和 Fe 的濃

^{*} 本文曾提交於美國芝加哥大學“文本中國”國際研討會,得到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出土簡帛與古史再建”(09JZD0042)、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10&ZD091)與清華大學自主科研項目“清華簡的文獻學、古文字學研究”的資助。

度降低；清除污垢，用小毛筆筆尖輕輕剔除白色黴點，對簡面、簡背污垢亦做初步清除；然後用季銨鹽類殺菌劑殺菌，殺菌劑為無色，具有廣普殺菌作用，使用劑量根據不同情況確定，儘量少用。由於竹簡本身脆弱柔軟，移動時都要使用相應的托板，切忌用雙手直接移動。經過上述方法處理，遏制了竹簡的進一步損壞，保證載體的存在。

由於年代久遠，竹簡表面不同程度地被沉澱物所覆蓋，竹簡之間也有疊壓粘連的現象。我們看到的覆蓋大致有三種情形：一是被鬆散的污泥覆蓋，用小毛筆輕輕一掃即可棄除；二是被粘性較強、較厚的粘土覆蓋，不能一次性剔除，只能先掃除表層，用水浸泡一段時間後再逐層剝除，需要反復三至四次才能除淨；三是被各種沉澱物在漫長的歲月中形成的殼狀物覆蓋，已無法用毛筆剔除，只能用毛筆筆尖置於覆蓋物邊緣，然後用竹質小刀墊在筆毛上，刀尖對準覆蓋物進行剝除。凡此類竹簡，由於覆蓋物的保護，下面的字迹往往都很清晰。對疊壓粘連的竹簡，先觀察竹簡疊壓的走向，然後從較容易鬆動的部位開始，通常是用小竹簽從一端輕輕向裏插進，在推進過程中用力適中，這樣疊壓在一起的兩枚竹簡就可以分離，操作時要精力集中，特別地小心謹慎。

做完上述清污殺菌工作後，我們以較長的時間（三個月）用小毛筆清除每枚簡字迹上面及周邊的污垢，儘可能使每個字的筆劃都顯露。此後經過碳十四測定、含水率測定等科學檢測及專家進一步鑒定確認真偽之後〔1〕，儘快照相（詳下節）。

與照相同時，給每枚簡編碼，測量長寬，登記入檔。照相後為便於保存，用比竹簡稍長、稍寬的玻璃條為托板，將有字的一面朝下，用綫將竹簡捆縛在玻璃條上。有字的一面朝下的目的是為了避光以保護字迹。刻有序碼的不銹鋼號牌也捆在玻璃條頂端，便於日後查找。

之後，先在容器內放入少量水，把捆好的竹簡按序碼從右至左擺放在口沿較寬的方盤容器底部，避免相互疊壓，然後繼續放入蒸餾水及濃度較低的殺菌劑。水溶液的液面達到容器高度的三分之二即可，其上覆以無毒的透明薄膜。容器的邊沿較寬便於吸附薄膜，使薄膜緊貼其表面，達到隔絕盤內外環境的目的，使塵埃等污染物無法進到盤內。使用透明薄膜也便於日常觀察。薄膜用透明膠條纏在容器四周，上面四角及中心位置亦以膠條加固。

日常維護則保持恆溫恆濕，經常檢測室內溫濕度，降低光照度，減少見光時間，避免自然光，減少人為因素的干擾。〔2〕

〔1〕關於清華簡的入藏與鑒定，參見劉國忠：《走近清華簡》第35—47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2〕關於清華簡的保護，參見趙桂芳：《戰國飽水竹簡的搶救性保護》，刊於《出土文獻》（第一輯）第235—251頁，中西書局2010年。

二、符號的顯示

文本符號包括文字和其他符號，如標點符號、重文符號、合文符號等。不同符號的組合構成文本的基本內容。清華簡的文本符號原本應是清晰鮮明的，只是由於年代久遠，長期的物理化學作用致清晰度降低，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污物覆蓋，二是氧化作用致竹簡表面變黑（竹簡表層的二價鐵離子氧化成三價鐵離子，然後與竹材分子中酚類物質中的羥基起作用變黑，又酚也可直接氧化成醌，使竹簡色澤變深）。

符號顯示就是儘可能復原其清晰面貌。目前的有效手段就是拍攝經過物理化學處理的竹簡影像。我們的做法如下：

先清除字迹上的覆蓋物（見上節），再為竹簡脫色。在一定的溫度條件下，用一定濃度的中性連二亞硫酸鈉水溶液作為脫色劑，加入一定比例的絡合劑（可以保證竹簡在拍照期間不返色）。然後把要拍攝的竹簡浸泡其中，浸泡時間長短要根據具體物件有所區別，只要字迹清晰即可取出，再用蒸餾水浸漂幾次，經過這樣處理的竹簡顏色變淺，大致恢復到原始狀態，與黑色墨之反差較大，故字迹顯得較清晰，便可擺放到托板上。

托板以方形白色有機玻璃材料制成，對其表面要進行噴砂處理，以便消除有機玻璃板的反光。其上雕刻版心綫及欄綫。把脫好色的竹簡擺放整齊後，每簡下端擺上簡號，版的左側則擺上比例尺及色標，便於存檔及日後核對尺寸及進行顏色復原。

拍攝飽水竹簡的最大難度是竹簡表面容易產生許多閃亮的光點，影響構圖效果，原因是竹簡表面事實上並不平整，仔細觀察可見許多細小的溝坑，高處較乾燥而低窪處積水，積水處折射反光強烈，所以就形成光點。為了儘可能減少光點的產生，照相按快門前，可往竹簡表面噴水，使竹簡表面完全覆蓋上一層很薄的水膜，由於水膜的作用，使折光度相對均勻，避免光點的產生，也由於水的浸潤，墨迹顯得更黑。為避免白色有機玻璃在閃光燈下呈現藍灰色調的偏向，我們在有機玻璃板背面墊了一層黃色背景紙襯底，曝光後便呈現偏黃的暖色調，頗顯古樸。

竹簡的拍攝採用三種方式：一是使用傳統的 8×10 專業反轉膠片（同一型號、同一生產日期），以 SINAR P2 專業 8×10 座機，配 300 毫米 SINARON 鏡頭拍攝。二是用利圖 AFi6 數碼相機，配 3 300 萬利圖數碼後備，施耐德 180 毫米鏡頭，蘋果電腦等進行數碼拍攝。三是對少量已變黑無法脫色的竹簡進行紅外拍攝。此外，加之專業的支架系統、燈光系統，並採用較硬的主光源，以銀質反光傘為輔助光源，達到比較

理想的拍攝效果，實現科學性與藝術性的統一。

通過以上拍攝，固化了竹簡符號顯示最清晰之瞬間影像。由於竹簡已腐朽，不可多見光，不宜移動，故復原工作主要依據影像進行。通過電腦，影像可放大、縮小及做其他必要的處理，便於提高工作效率。〔1〕

三、內容的識別

內容識別是復原工作的核心，工作量及難度都比較大，需反復推敲，逐步歸納，大致包括以下過程：

首先是分類。經過載體保護保障了實物的存在，通過符號顯示使我們看到每支簡的文字及其他符號，但我們所看到的都是散亂、孤立、不完整的片段，它與成冊的竹簡原貌相距甚遠。為找出原簡冊的組合，可通過逆向歸納逐級進行。如：先按形制尺寸歸納。清華簡長度 10—47.9 釐米不等，寬 0.4—1 釐米不等，同長度的簡，寬度亦有差別，例如同為 46 釐米的竹簡，有的寬 0.4—0.5 釐米，有的則達 1 釐米。把大致同長度、同寬度的竹簡歸納在一起，同長度者又按不同寬度分組。今見《清華簡》第一、二輯完整簡的長度如下〔2〕：

《尹至》、《尹誥》45 釐米，《程寤》44.5 釐米，《保訓》28.5—28.6 釐米，《耆夜》45 釐米，《金縢》45 釐米，《皇門》44.1—45.4 釐米，《祭公》43.4—45.1 釐米，《楚居》47.4—47.6 釐米，《繫年》44.8—45 釐米。

以上十篇按尺寸大致可分為三組，每篇各簡尺寸亦有細微的差別，分組時取其大致尺寸，不可過細。其他篇章尚見長度為 10、16、19、22、33 釐米等尺寸者，都可作為分組的依據。清華簡寬度大多 0.4—0.5 釐米左右，不便以寬度為劃分依據。其中有寬達 1 釐米者，則可輕易從諸篇中分出。

尺寸相同諸篇，字符的疏密程度也有差別，例如：

《尹至》29—32 字，《尹誥》31—34 字，《程寤》29—34 字，《耆夜》27—31 字，《金縢》

〔1〕清華大學藏戰國簡的拍攝由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與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攝影實驗室合作進行。參見鄭林慶：《竹簡文物攝影的探索與創新——以清華簡拍攝為例》，《裝飾》2009 年第 6 期，第 94、95 頁。

〔2〕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 2010 年。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中西書局 2011 年。本文簡稱《清華簡》第一、二輯。

30 字左右,《皇門》39—42 字,《繫年》28 字左右。

以上諸篇中,《皇門》字符小且密,《繫年》相對疏稀,這兩篇很容易從諸篇中區別開。

由於抄手或底本不同等原因,各篇的字符結構和書法風格也有差異,有的個性很鮮明,例如:

“余”字,《清華簡》第一輯各篇多寫作“𠂔”,唯《皇門》寫作“𠂔”。

“命”字,《清華簡》第一輯各篇多寫作“𠂔”,而《保訓》寫作“𠂔”,《祭公》寫作“𠂔”。

“才”字,《清華簡》第一輯各篇多寫作“𠂔”或“𠂔”,而《保訓》寫作“𠂔”。

“𠂔”字,《清華簡》第一輯各篇多寫作“𠂔”,而《保訓》寫作“𠂔”,《皇門》寫作“𠂔”。

“又”字,《清華簡》第一輯各篇多二劃寫作“𠂔”,而《保訓》三劃寫作“𠂔”。

所以在《清華簡》第一輯的範圍內,據字體及書法風格很容易將《保訓》、《皇門》與其他各篇區別開。尤其《保訓》字體多與眾不同者,除上文所見,又如“佳”作“𠂔”,“於”作“𠂔”,“受”作“𠂔”等。有迹象表明,《保訓》文字多受秦晉字體的影響^[1]。字體結構與風格的差異,固然也是分類的依據之一。

通過以上兩次分組,每一組別的範圍必然逐步縮小,最後則落實到按具體內容劃分篇章。

《清華簡》第一、二輯所見諸篇體例不盡相同,有的區別甚明顯,如第一輯之《楚居》及第二輯之《繫年》為按時代先後排列的史實記錄,而他篇多為與《尚書》、《逸周書》相類的斷代政論文。其中,《耆夜》因含誦詩的內容而易與他篇有別。

凡有與今本相類者,可參照今本歸納相關簡文,如清華簡《金縢》參見今文《尚書》同篇,清華簡《皇門》、《祭公》參見《逸周書》同篇即是。儘管其具體內容不盡相同,大體內容還是對應的。傳世本雖然僅見《程寤》之標題及片段,但對簡本《程寤》的收集與定名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就細節而言,各篇的時代背景、中心議題、主要人物等要素多有區別,如:

《尹至》之時代背景為夏、商之交,中心議題是滅夏的理由及事迹,主要人物是伊尹和成湯。《尹誥》之時代背景為商初成湯世,中心議題是汲取夏朝滅亡的教訓,同心

[1] 參見李均明:《清華簡文本解析》,待刊。

同德治理國家，主要人物亦為伊尹和成湯。

《程寤》之時代背景為商周之交，中心議題以夢中事陳述周即將代商的理由，主要人物是周文王妻太姒及太子發。

《保訓》之時代背景為商周之交，中心議題為周文王遺訓，教導後人汲取舜及上甲微的中道經驗，主要人物是周文王及太子發，涉及歷史人物上甲微、河伯、有易等。

《耆夜》之時代背景為商周之交武王八年事，中心議題是伐黎大勝後之飲酒作詩，人物有周武王、周公、畢公、召公等。

《金縢》之時代背景為周初武王末年，中心議題為武王有疾，周公自願代王受疾的經過及物象變化，主要人物是周武王及周公。

《皇門》之時代背景為周武王、成王之交，中心議題為訓誡群臣望族以史為鑒，助王治國，主要人物為周公。

《祭公》之時代背景為周穆王在位時，中心議題是祭公臨終前對穆王及執政二王的勸諫告誡，主要人物為祭公謀父。

《楚居》是跨越時代的，包括從楚季連到楚悼王等二十三位楚公、楚王，中心議題是楚王居處的遷徙及相關歷史事件，涉及人物衆多。

《繫年》也是越跨時代的，所述從周初直至戰國前期，議題涉及面甚廣，為各國歷代所發生的大事，涉及人物亦衆多。^{〔1〕}

綜言之，對時代背景、中心議題及主要人物等要素之綜合考察，是劃分篇章的具體依據。

再者是排序、殘簡綴合及定位。

被認為是同篇的簡文集中後尚需排序，排序的依據及參照因素有多種，主要如：

清華簡中有一部分簡設有序號，通常書於簡背，《尹至》、《尹誥》、《耆夜》、《金縢》、《皇門》、《祭公》、《楚居》、《繫年》所見即是。序號皆用數字表示，如“一”表示“第一”，“二”表示“第二”等。凡有序號者即可直接用序號排序。但要注意古人也有出錯時，如《繫年》內容連貫但見兩個“五十二”序號，又缺序號“八十八”，皆為當時人筆誤所致。

簡文內容之合理銜接是排序的根本，其中上簡末端與下簡頂端的簡文連貫與否是最重要的標誌。以《繫年》之51—53簡為例：52簡與53簡背序號皆署“五十二”，當為原抄寫者有誤所致，孰前孰後只能依簡文內容判斷。由於今53號簡文末尾有“𠂔”符號，知其為篇章末簡，應排在最後。再從文序看，51簡末“死人何罪”與52簡首“生

〔1〕關於各篇的時代背景、中心議題、主要人物，參見《清華簡》第一、二輯各篇說明。

人何辜”爲排比句，可以順接，52 簡末“我莫命招”與 53 簡首“之。乃立……”正好相接，故序列之。

簡背刻劃斜綫也是排序時的重要參照。今見清華簡《程寤》、《耆夜》、《金縢》各有一條斜綫。而《繫年》有多達七條斜綫，斜綫皆位於竹簡上半段，由左上向右下延伸。以《繫年》所見爲例。（見圖一）

第一條斜綫跨 1 至 22 簡（簡文包括第一至四章）。

第二條斜綫跨 23 至 44 簡（簡文包括第五至七章）。

第三條斜綫跨 45 至 70 簡（簡文包括第八至十四章一部分）。

第四條斜綫跨 71 至 95 簡（簡文包括第十四章一部分至十七章）。

第五條斜綫跨 96 至 120 簡（簡文包括第十八章大部分至二十二章前兩簡）。

第六條斜綫跨 121 至 134 簡（簡文包括第二十二章大部分至二十三章）。

第七條斜綫跨 135 至 138 簡（簡文爲第二十三章後四簡）。

從以上現象可以看出，凡是篇章較短的，只劃一條斜綫足矣，如《程寤》、《耆夜》所見。篇幅長者則需要多條斜綫，如《繫年》所見有七條斜綫。《金縢》所見 2 號簡簡背上端編痕壓在刻劃綫之上，說明斜綫是在編聯簡冊之前刻上的。一般來說，簡背斜綫能否對應，可印證排序之是否準確，典型者如《繫年》無“八十八”序號，但第 88 簡（序號“八十七”）與第 89 簡（序號“八十九”）正面內容連貫契合，簡背斜綫亦合理連接，說明其間並無脫簡，而是漏寫了序號“八十八”。

殘簡的綴合與定位。清華簡完整者較多，但殘簡數量也不少，對殘簡的綴合與定位是一項艱難細緻的工作，通常是在諸篇已大致排序後進行。

綴合指多枚殘簡的拼連結合。以《程寤》7 號簡爲例：此簡由入藏編號爲 2134、2170、2310、2311、2146 的五枚殘簡綴合而成，綴合的依據主要是內容連貫合理，斷口契合。尤其 2170 與 2310 綴合後成形的“拜”字，2310 與 2311 綴合後成形的“福”字及 2311 與 2146 綴合後成形的“敞”字，原來的每字筆劃都分居在兩個殘片上，綴合後筆劃對合，字乃成形，表明綴合準確無誤。

有些殘簡據內容能判斷其屬某簡斷片，但未能直接綴合，即需定位（在簡冊中的位置）。以《耆夜》第 10、13 號簡爲例，10 號簡上段（入藏號 1380）與下段（入藏號 1834）未能綴合，由於上段存上編痕，又與 9 號簡內容連貫，故居於頂頭位置，下段見中編痕及下編痕，故居下是必然的。兩段間隔一個半字位置。13 號簡上段（入藏號 1347）與中段（入藏號 0906）也未能綴合。同樣，由於上段存上編痕，內容又與 12 號簡連貫，故頂頭排。而中段見中編痕，所以只要將中編痕與左右兩簡的中編痕對齊即可，兩段間隔一個字空位。從簡背亦可看出，原冊是沿斜刻綫的方向折斷的，或因爲

刻綫導致竹質脆弱而致。

經過上述過程，大體完成簡冊的文本復原。當然，復原的程式不完全按部就班進行，有的過程是交叉或反復進行的。復原的成果當然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復原本來面貌。

《清華簡》第一、二輯之圖版，大體能體現簡冊文本的原始面貌（尤其原大圖版）。今見圖版分兩種：

一是原大圖版，包括所有的正面與背面影像，正面從右至左排列，背面則相反，與原始文本的排列一致。以篇為單元每簡設一順序號，以便查核。

二是按二倍比例放大的圖版，錄正面全部及背面有文字的局部影像，序號與原大圖版相同，目的是放大文字，以便更容易辨識。每簡影像左側錄出相應文字的隸定及原有符號，不加標點。

釋文與考證是文本復原的深入，是在復原的基礎上形成新文本的過程，有助於人們對原始文本的理解，今《清華簡》第一、二輯所見即是。釋文包括文字與符號的釋讀。我們在文字釋讀時，通常以人們易看懂的今字體釋文，又分別三種情況：

一、對於常見字不作嚴式隸定，直接按今字來釋，如“目”作“以”，“𠂔”作“承”。

二、罕見字皆保持原偏旁形式及架構，如“𣎵”作“𣎵”。未識字能隸定者儘可能隸定，如“𣎵”作“𣎵”。

三、無法隸定的文字，則采錄原字形，如《繫年》第十一章“𣎵”字。

重文及合文的釋文在其後的括弧中表現，如合文“拜_二（拜手）頤_二（稽首）”，重文“籽_二松_二（梓松，梓松）”（《程寤》）。為便於閱讀，除原釋文外，另加標點符號及編輯符號。而原簡原有的句讀符號、章節號等僅在放大圖版每簡左側的釋文中標出（此類圖版之釋文不加現代標點符號及通假字等）。編輯符號包括：

原簡字迹磨滅、殘泐者，根據上下文及旁簡能確定字數的簡文，每字用一個“□”標示。

肯定有文字，但不能確定字數者，用“……”標示。

通假字、古今字、異體字隨文加（）號括注。

訛字隨文加〈〉號括注正字。

殘缺但能補定的文字，在補定的文字外加〔〕號，以供讀者參考。

注釋是對文本內容的基礎研究，《清華簡》第一、二輯的注釋已儘可能簡略，基本內容包括字形分析、詞義解釋、語法特徵及重要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地理、典章制度等。凡是內容見於傳世古籍者，則於注釋後擇善附錄相關文獻，供讀者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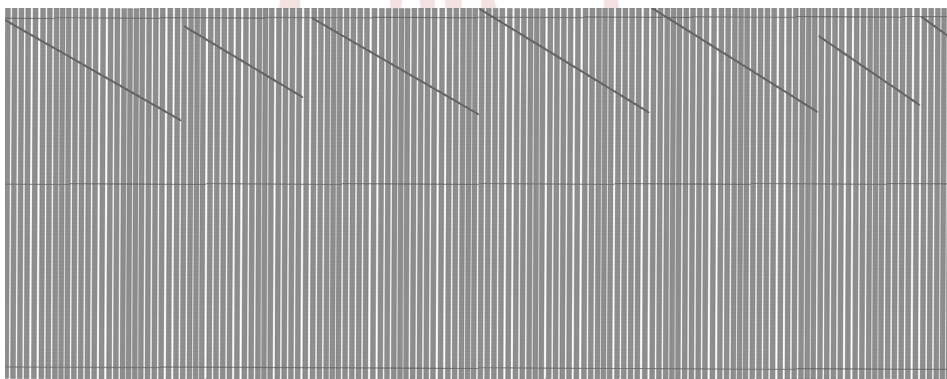
關於標題。清華簡各篇，凡原有篇題者以原篇題為名，無篇題者由整理者擬定。原篇題字數較多者，括注簡稱或傳世文獻所見相應的篇題，如《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依今本名《金縢》；《祭公之顧命》，依今本名《祭公》。引文中通常用簡稱。

《清華簡》第一、二輯書末還設有附錄，包括字形表及竹簡信息表。

字形表包括所有字形（含異體），每字標出相應的隸定字頭，按《說文》部首排列，未見《說文》者，依構型附在相應的部首列字後。表後附有筆劃及拼音檢字索引，便利查閱。

竹簡信息表以表格形式列篇名、整理序號、入藏編號、長度、簡背原有編號及關於殘損說明的備註等，便利讀者更全面瞭解文本的原始狀態。

清華簡的整理工作是在李學勤先生的主持與具體指導下，集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全體同仁之力完成的，以上僅為我們從文本復原角度所做的歸納，供參考，有不妥之處，望批評指正。



圖一 《繫年》簡背斜刻綫示意

（李均明 趙桂芳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